

論語三

十三經注疏

0412
476
109

百九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波
18
109

學東

所錢支
有响那
國同校國

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缺尚可磨鑪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主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鑪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反覆讀也此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疏顏淵死至徒行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回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之後者謙辭也。注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

已也再言之

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者痛惜之甚

言若天喪已也再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

從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疏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

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失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

之故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

葬我不得割止非

疏

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厚葬故云耳

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之事非我季路問事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疏季路至知死。正

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

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

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

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

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

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

語之無益也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

故不荅也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疏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問問中正之見如也

者言其見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見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見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

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

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疏魯人

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

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問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

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

言何必改作是也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爲中。注

鄭曰至改作。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名

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

大府爲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

藏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

疏

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

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上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

也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

解之言子路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

入於室耳豈可不散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

子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

及

勝也

子夏名執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誰為賢才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

也子貢末明夫子之言以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

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

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

氏富於周公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子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

者子貢不解故復解之曰過猶猶如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

氏富於周公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子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

辟文 由也嘽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嘽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此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
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疏柴也愚至屢中○正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
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嘽
者子路之行失於嘽嘽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
有二一曰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
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
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
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
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顏回懷道深
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

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
虛心也○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
柴字子羔鄭立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
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注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嘽嘽○正義曰舊注作嘽嘽字書嘽嘽失容也言子
路性行剛強常嘽嘽失於禮容也今本嘽作嘽嘽王弼云剛猛
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微之聖道云雖數
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微之聖道云雖數
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
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
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
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
道所以勸勵子貢言汝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
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
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
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嘽之
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
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

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服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迹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疏
子張至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正義曰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與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以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賤窮救乏之事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
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
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子路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予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予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卽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荅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荅異也。

子畏於匡

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疏 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旣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致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
疏
子畏至敢死○正義曰
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

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

此二子
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曰子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孔曰言二子雖從其王亦不與爲大逆。

疏。季子立後也。孔曰立後爲臣事君之道。季子然問仲由

冉求可謂大臣與者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行曰此子故問於夫子曰仲由冉求才能爲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者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會則也吾以子爲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多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爲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己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旣陳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

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
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既
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從君
所欲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為說二子之行
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
習之亦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
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
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
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
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

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子路曾皙孔曰曾皙
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
也孔曰言我問女女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
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困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由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夫子哂之馬曰求爾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
小國治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赤爾
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

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鐸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

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三子

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

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曰赤謙言小相疏于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乘

耳誰能為大相疏問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

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

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

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母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

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母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

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

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

吾疏十一

士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
 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飢蔬不熟爲饑方義方
 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以以師旅侵伐復
 因之以飢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
 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
 如者子路旣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
 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
 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
 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
 非自言能之願學爲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
 侯衣玄端冠章甫曰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
 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
 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
 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
 異乎二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
 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兒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三子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爲獨笑仲由也曰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說哂之意言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亦謙言小相耳若赤也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孔子曰曾皙

參父名點。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藏音點，字皙，是也。注：方義方曰：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祠。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類則見也。鄭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偏是也。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玄端玄端，諸侯謂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小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

若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曰：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拂，棖則擯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會哲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阮元校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一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先進第十一

○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

闕本弟誤第。按此上。誤衍

先進於禮樂章

子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

皇本高麗本無孔曰字又皇本仕作士案釋文出先

進云包云謂仕也是陸又以此注為包注。補案正義標起止孔曰至人也是正義本有孔曰

將移風易俗

皇本此段注作包氏曰

從我於陳蔡章

皆不及門也

皇本也上有者字

此章孔子問弟子之失所

毛本閔作憫。按閔憫正俗字

德行章

德行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皇別爲一章案攷文載古本德
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四書攷異云案攷文
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侃義疏本惟別分
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
所書竝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觀
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

若用其言語辨說各本辨竝作辨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助益也皇本益上有猶字

孝哉閔子騫章

陳曰皇本作陳羣曰後放此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三反覆之本三誤二今正

故三覆讀此也北監本無也字浦鏗云反誤三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季康子問弟子釋文出康子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今也則亡皇本高麗本此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各本並無

以哀公遷怒貳過本貳誤二今正

顏淵死章

以爲之桴皇本桴作柳下同高麗本無此四字案釋文出無
桴云古廓反不爲之桴作音似陸氏所據本亦無
此四字

鯉也死 高麗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以爲之椁 皇本高麗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 皇本高麗本不上有吾以二字無也字

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 今史記孔子世家重孔子二字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曰有慟乎 皇本曰上有子字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

亦當於理 本理誤埋今正

非失也 各本失竝誤不今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禮貧富有宜 皇本有上有各字

我不得割止 皇本割作制

故云耳 皇本作故云爾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曰敢問死 朱子集注本無曰字案皇疏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疏云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是皇邢本竝有曰字又匡謬正俗引此文亦有曰字今集注本無曰字誤脫

子路問承事神 浦鏜云神上脫鬼字

閔子侍側章

閔子侍側 皇本子下有騫字

冉有子貢 唐石經有作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朱子集注載洪氏曰
即日字之誤案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
日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蓋集注漢
書下脫一注字耳又孫奕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
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
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今攷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
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
正合

魯人爲長府章

仍舊貫釋文出仍舊云魯讀仍爲仁今從古案九經古義云
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
也

由之瑟章

由之瑟皇本高麗本瑟上有鼓字

子路鼓瑟

皇本子上有言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本貢誤路今正皇本問上有曰字賢
下有乎字高麗本亦有乎字
過猶不及皇本高麗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章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之作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皇本無而字案論衡順鼓篇引亦無
而字

柴也愚章

曾子性遲鈍皇本無性字鈍下有也字案釋文明出鈍也
是陸氏所據本亦有也字
師也辟皇本高麗本辟作僻注同

由也嘑

書無逸正義引作諺案說文有諺無嘑嘑乃諺之俗字

失於畔嘑

皇本畔作嘑嘑下有也字釋文出嘑字云本今作畔案廣韻二十九換嘑嘑嘑失容據此則字

不當作畔

子曰回也其庶乎

朱子集注本以下別為一章各本竝連上為一章案釋文云或分為別章今所不用

億則屢中

皇本高麗本億作憶注同。按億憶皆意之俗字

王弼云

本王誤玉今正

每能虛中唯回者

浦鏗云中下脫者字。補案回者者字疑因上脫致誤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各本並連下論篤是與為一章朱子集注本分為兩章

不踐迹

釋文出踐迹云本亦作跡案跡乃迹之俗字五經文字云迹經典或作跡

亦少能創業

皇本少上有多字

然少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皇本人上有能字室下有也字案邢疏亦有能字也字

謂身無鄙行

筆解此節注作孔曰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案邢疏本有也字疑今本脫

不得自專

皇本作不可得自專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安足大乎

皇本作安足為大臣乎

言二子雖從其王

案王當作主皇本無言字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所以為賊害

皇本作所以賊害人也

言費邑有人民焉而治之

案人民誤倒今訂正

祇爲口才捷給

北監本祇作祇。按作祇亦非當作祇後同

子路曾皙章

毋吾以也

皇本毋作無釋文出毋字云音無又出吾以云鄭本作已

子路率爾而對

皇本率作率注同案率率古字通莊子人閒世注率然拊之釋文率本或作率

因之以饑饉

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同。按飢乃飢餓字當作饑

可使足民

皇本高麗本民下有也字

殷規曰同

閩本北監本毛本殷作眾毛本規誤類皇本規作見邢疏作殷釋文出殷規云本或作見據此則字當作殷

鏗爾

玉篇手部擗下引論語擗爾捨瑟而作云與鏗同

異乎三子者之撰

釋文出之撰云鄭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鏗者

皇本作鏗爾者

亦各言其志也

釋文出亦各言其志云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

皇本莫作暮釋文出莫春云音暮本亦作暮

冠者五六人

皇本冠上有得字

詠而歸

釋文出而歸云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論衡明雩篇作詠而饋與古論合

包曰

筆解作孔曰

而歸夫子之門

本夫誤天今正

禮貴讓

皇本禮下有道字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皇本高麗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釋文出宗廟會同云本

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又出非諸侯而何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高麗本小下大下竝有相字

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諸本掖作掖案掖字誤也今正

千乘之國浦鏜云千上脫曰字

穀不熟爲飢閩本明監本毛本飢作饑下飢饑同案飢僅與釋文所載鄭本合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浦鏜云五下脫六字

此赤也之志也浦鏜云上也字當衍文

注孔子曰晡孔下子字誤衍

曾蒧音黠各本蒧竝誤蒧今正

王始不巡守浦鏜云如誤始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二

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

為仁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

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疏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者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

曰行克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終身行仁乎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己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意知其爲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雋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爲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之也○注馬曰克已約身○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爲諸侯在家
爲卿大夫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疏

仲弓問仁至語矣。正義曰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出門失在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爲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爲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

孔子曰詎難也半宋
人弟子司馬犁曰

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

無訶乎

子曰行仁難言
仁亦不得不難
疏
司馬牛問仁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

無詡乎子曰行仁難言**疏**司馬牛問仁至詡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詡者詡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詡斯謂之仁已乎者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祗此其言也詡便謂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詡乎者此孔子又爲牛說言詡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注孔子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

也。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曰：牛兄也。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疏

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言君子之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更司馬牛說不憂懼之理，疾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司

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

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疏

司馬至弟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商子何患乎無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短長，各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弟也？注：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魋。氏向魋遂入於菑，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鄭曰：譖，人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疏張子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注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斐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

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疏正義曰此章貴信

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

棘子成曰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

惜乎去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

出駟馬追之不及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

之鞶

孔曰皮去毛曰鞶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疏**棘

至之鞶。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疏**子

矣何以文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

語疏十二

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章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馴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馴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韓猶犬羊之韓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韓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韓與犬羊之韓同處何以別虎豹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曰孰誰也**疏**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哀公至與足○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則供故曰君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故曰君孰與不足也君孰與足也○注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易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二多者以七畝助公家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

語疏十二

五

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
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
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之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
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
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
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一十畝餘二十畝
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
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
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
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外郊內其
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為二十而
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
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十一則又異
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
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畝耳五十而貢
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

畿內用夏之貢法邦
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別也

子曰

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曰徙義見義則從意而從之

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曰愛惡

欲生之一欲死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

之是心惑也

疏

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

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言人當有常德也子張問崇

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德祛別疑惑何為而

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者主親也徙遷也言人有忠

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者言

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順己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無

忽逆於己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

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

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注鄭曰至

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

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桓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孔曰言將危也疏齊景至食諸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齊景公問政

於孔子者齊景公問為國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于不失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于不失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諸之也景公問孔子之言而信服之故歎曰善哉信如夫子之言而今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雖有其粟吾得而食之乎言將見危亡必不得食之也注陳氏果滅齊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湓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字桓子生武

子及僖子乞乞卒子當代之是為田成子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知齊以陳子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出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子路無怨宿諾宿猶豫

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篤信恐臨時多疏子曰至宿諾正義曰此章言子路有

故故不豫諾疏明斷篤信之德也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者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云其由也與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注孔曰至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聽云以兩造禁

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齎券書既

兩至兩券書乃治之不至及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聽訟必須兩辭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

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與人等

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

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正義曰此章孔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

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義曰此

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信也

疏

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注與

夫不違道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或本亦有作君

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小人反是

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疏

季康子問政至不正。正

已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疏

季康子問政至不正。正

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

疏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者，時魯多盜賊，康子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注：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民之化於上者。」

疏：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民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殺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至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也。」

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謙卑而不。」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曰：「佞人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子張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

語疏十二

爾所謂達者者夫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欲使
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
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
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
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
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
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
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
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聞也。注馬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彖辭也言尊者有謙
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
在必達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曰舞雩之處有壇曰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曰先勞於事後得報。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疏

樊遲至惑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

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
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
善祛別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
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後得報是崇
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言治其已過
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
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
注壇。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壇。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

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

尹則不仁者遠矣**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

矣仁者至矣**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

仁道也問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

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人之

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皆化爲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

遲雖問舉直錯諸枉之語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

哉言乎者子夏聞言卽解故歎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爲樊遲說舉直錯諸枉之事也言舜湯

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長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爲直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毋自辱焉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

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疏**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

導之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強告**曾子曰君**

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孔曰友相切磋之

仁**疏**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

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

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二

卷十二
論語注疏

中庸
子思子著
子思子著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廬宣旬摘錄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爲仁 皇本克作尅下及注同

立視五雋 案雋當作嵩闔本同誤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訥 釋文出也訥云字或作仞。按說文引作其言也訥

弟子司馬犁 皇本犁下有也字釋文出馬犁云史記作穉

斯謂之仁已乎 皇本高麗本作斯可謂之仁已矣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子曰行仁難 案子當作孔各本並誤正義標注孔子曰子字亦誤衍

祇此其言也

北監本祇作祇是也閩本亦誤祇毛本作祇並非

司馬牛問君子章

斯謂之君子已乎

皇本高麗本作可謂君子已乎朱子集注本作矣乎

司馬牛憂曰章

我爲無兄弟

皇本我下有獨字弟下有也字案邢疏有獨字

皆兄弟也

皇本高麗本皆下有爲字案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皆有爲字

君子疏惡而友賢

皇本疏作疎案疎乃疏之俗字

子張問明章

構成其過惡

毛本構作構案說文無構字古構成字亦作構今以構爲構成字誤

子貢問政章

民信之矣

皇本民上有令字高麗本令作使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皇本無子貢二字

民無信不立

皇本無作不

棘子成曰章

棘子成曰

皇本高麗本成作城注同○按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

何以文爲

高麗本作爲文

駟馬追之不及

皇本及下有舌也二字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皇本高麗本鞞作鞞注同又下之鞞下有也字案說文鞞去毛皮也卽引

此文今作鞞者省文耳

虎豹與犬羊別

皇本別下有者字案邢疏本有者字釋文亦明出別者字今注誤脫

哀公問於有若章

年饑

皇本饑作飢釋文出饑字云鄭本作飢說見前

周法什一而稅

皇本什作十下什二同

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案周禮匠人疏引作鄭曰

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

公羊宣十五年傳注百官上有社稷宗廟四字

雖異名二多少同

各本二作義今孟子注二作而案義字是也

又曰方里爲井

今孟子爲作而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

釋文出辨惑云本亦作或

崇德也

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皇本高麗本生下死下並有也字

亦祇以異

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案祇當作祇唐石經作祇五經文字廣韻亦作祇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吾得而食諸

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

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夷生泯孟莊

今史記田完世家泯作潛案泯乃潛之省文

桓子生武子啟

今史記啟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及僖子乞

今史記及作與僖作釐案僖釐古字通

乞卒子當代之

今史記當作常之作立

白生大公利

毛本利作和案和字是也閩本大作太和亦誤利

敬仲之知齊

毛本知作如案如字是也閩本同誤

以陳子爲田氏

北監本子作字蒲鏗云氏誤字

片言章

片言可以折獄者

釋文出以折云魯讀折爲制今從古案古多假折爲制墨子尙同中引書呂刑制以

刑作折則刑

子路無宿諾

各本竝連上爲一章釋文云或分此爲別章

凡聽訟

案訟當作訟形近之譌今正

周禮秋官大司寇聽云

毛本聽作職是也閩本亦誤聽北監本官誤言

今券書也

券當作券各本竝誤下同案說文券契也从刀尖聲券勞也从力卷省聲大徐云今俗作

倦

獄者各齎券書

周禮大司寇注獄上有使字

子張問政章

居之無倦

釋文出無倦云亦作卷案九經古義云棟案卷當作券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攷工

記注云券今倦字也

無得解倦

皇本解作懈釋文亦作懈是正字

必以忠信也

北監本毛本以誤有

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

皇本博上有君子二字釋文出博學於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說詳雍也篇

鄭曰

高麗本無此二字

季康子患盜章

荀子之不欲

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欲多情慾

皇本慾作欲下有也字案釋文出情慾云本今作欲說見前

孔孔曰至所好

案孔字誤重

不從其今

案今當作令今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欲多殺以止姦

皇本姦作姦下有也字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奸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皇本高麗本草下風下有也字案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

此文亦竝有也字與皇本合

草上之風必偃

皇本高麗本上作尙釋文出草尙云本或作上案尙上古字通

子張問士章

夫達也者

皇本高麗本無也字下夫聞也者同

則所枉必遠也

案遠當作達閩本亦誤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無攻人之惡

皇本高麗本無作毋

封土爲壇

本土誤上今正

樊遲問仁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出錯諸云或作措同說見前

鄉也

皇本高麗本鄉作嚮釋文出鄉也云又作鄉同。按嚮俗字鄉正字鄉假借字

富哉言乎

皇本高麗本言上有是字

樊遲雖問舉直錯枉之語

案問當作聞閩本北監本並誤今正

長其能使邪枉者

案長當作是形近之譌

子貢問友章

忠告而善道之

皇本高麗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釋文出善道云導也案包注本作以善道之文義較明

順

不可則止

皇本高麗本作否則止

毋自辱焉

皇本高麗本毋作無釋文出毋自云音無

君子以文會友章

友相切磋之道

皇本友下有有字釋文出有相切磋云本今作友

此章以論友

浦鏜云友下當脫也字以當亦字誤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二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

忘其

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疏

子路

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彖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為政當

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

則賢才疏仲弓至舍諸。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

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

得衆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偏知故復

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敘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

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子路曰衛君待子而

為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

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子曰野哉由也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

遠於事

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正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士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

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

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踣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又言正名之事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移俗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傲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濫而中也不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

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士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後君子名言之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

以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疏樊遲至用稼。正義曰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

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謂於夫子學

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怒其不學

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

請學為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

語疏十三

三

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
久老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
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遲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
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
教民也禮母不敬故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也信待物亦以實
義則服故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化民成俗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極其子而至於焉用稼
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
化自來皆以極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稼如樹者種殖之名五穀
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樹者種殖之名五穀
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
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爲僅
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注負者以器曰櫪。正義
曰博物志云織縷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子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猶獨也

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雖多亦奚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
學而不能用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
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
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
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
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疏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

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疏子曰魯

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

公康叔之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

史記並
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疏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

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

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

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

王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鮪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孔曰庶眾

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疏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

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至

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

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

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

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

功疏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

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

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子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殘暴之

殺不用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疏年亦可以勝殘去

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

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

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疏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

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冉子退朝周曰謂

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子曰其事也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子曰其事也

馬曰事者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

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疏母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

任用必當與聞之疏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

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

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

正之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

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

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皆論若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

故以朝為季氏之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

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

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

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

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

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

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

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

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

一言不能正典國幾近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曰事

一言而成如知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如其

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

之者則近一疏定公至邦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君之道言而喪國。疏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近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

者說遠者來疏

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公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大

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疏

子夏至

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疏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禮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

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即
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
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
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
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
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
直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
荆蠻之豪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喪其誇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疏〕

樊遲

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
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
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
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
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恥

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兒也抑亦其次言

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疏〕

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

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
子曰其行如何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
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
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
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
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
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

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
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
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
必果敢為之經然者小人之見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
為乃經然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筭名容十升
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
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
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
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
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
者以時多進
退取其恆一
疏子曰至為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
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
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
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

以時多進退
取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

作巫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
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
善夫
包曰善南
人之言也
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
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子曰不占

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
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
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
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
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善夫
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恆
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恆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
者孔子既言易文又言大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
占也。注孔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恆卦之辭者謂此
經所言是易恆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
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
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
承之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然其心見

差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然其心見

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疏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子

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孔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疏子貢至惡已

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善若鄉人眾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注孔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

是善善分明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惡惡顯著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官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君子易

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子曰君子泰而及其使人也責備於一人焉故難事也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疏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疏子曰君子泰而

禮見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

矜而強自拘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

有斯四者

疏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曰此章言有此

近於仁

四者之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

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

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

怡怡

馬曰切切惇惇相切責之兒怡怡和順之兒

疏

子路至怡怡。正義曰此章問士行也子路問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如也子曰切切惇惇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答士行也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

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切切惇惇相切責之兒朋友以道義

切瑳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兒兄弟天倫當相友

恭故怡怡施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於兄弟也

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正義曰此章言善人為政之法也善人

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意言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之

敗是謂

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正義曰此章言

棄之

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

棄擲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三

虞山學
園直隸

中庸
精義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先導之以德

釋文出先道云道導也本今作導是正字

無倦

釋文出日母倦云本今作無

仲弓爲季氏宰章

人將自舉其所知

皇本舉下有之各舉三字

言賢才難可偏知

案偏當作徧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子之迂也

釋文出之迂云鄭本作子案迂于古字通禮記文王卅子云泥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君注于讀爲

迂

孔曰禮以安上 皇本作苞氏曰

則民無所錯手足 毛本錯作措疏仍作錯釋文出所錯云本又作錯說見前

衛君待子而為正 補案正當作政

遠於士也 案士當作事下所言之士誤同

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 浦鏜云可行下脫此二字

樊遲請學稼章

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

樹菜蔬曰圃 各本蔬作蔬案蔬為蔬之俗字蔬又蔬之誤也

穡負其子而至矣 釋文出繼字云又作穡同五經文字云穡作繼者非。按五經文字非也古繼繼字

從糸不從衣說文穡字乃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增之段玉裁說

負者以器曰穡 皇本穡下有也字案史記弟子傳集解引包注作負子之器曰穡

謂於夫子 案謂當作請

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 閩本北監本毛本怒作恐

以信侍物 案侍當作待寫者偶誤也今正

黍稷麻麥豆也 案麥當作麥形近之譌

鄭云周禮注云 案上云字當作元各本並誤

釋文云 案文當作天各本並誤

織縷之 北監本毛本之上有為字案釋文繼下引博物志亦有為字

誦詩三百章

誦詩三百

唐石經避順宗諱誦作誦

亦奚以爲

高麗本爲下有哉字

子謂衛公子荆

案左傳襄十九年

十九年上各本並脫二字當依本書補正

子適衛章

冉有僕

皇本有作子案風俗通義十反卷及論衡問孔篇並引作子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亦稱冉子與皇本合

冉有御

皇本御下有也字

言衛人眾多

皇本人作民多下有也字

曰敎之

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民富然後敎義也衣食足後知辱十六字各本俱無

苟有用我者章

期月而已可也

皇本期作基注同

期月周月也

案上月字本誤目今改正

善人爲邦百年章

勝殘殘暴之人

皇本作勝殘者勝殘暴之人

冉子退朝章

冉子退朝

筆解作冉有

馬曰事者

北監本日誤目不成字

孔子訝其退朝晚

北監本訝其誤訝莫

皆論若朝之事

案若當作君閩本亦誤

還私遠君爲退朝

浦鏜云故稱退誤爲退朝

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

浦鏜云曰當以字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如知爲君之難也

皇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

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高麗本亦有可字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皇本高麗本而下有樂字

葉公問政章

此章楚葉縣公問爲政之法於孔子也

各本公作尹公字誤也今正

子夏爲莒父宰章

無欲速

高麗本無作毋釋文出毋欲云本今作無

無見小利

皇本無作毋

小利妨大

皇本作見小利妨大事

則具事不達矣

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今正

葉公語孔子曰章

吾黨有直躬者

釋文出直躬云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爲信

也淮南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蓋字雖作躬亦俱不解爲直身

此章明爲直之禮也

補明監本禮作理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鄉黨稱弟焉

皇本高麗本弟作悌釋文出稱弟云亦作悌

何足算也

釋文出算字云本或作筭案鄭君注算數也不當作筭字漢書公孫賀傳贊及鹽鐵論大論竝引作

選乃算之假借字

子貢至算也

本頁誤曰今正

次此於二者云何

明監本可作何案何字是也閩本誤作子浦鐘云於此字誤倒

宗族稱孝焉

本孝誤之今正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取其恒一也

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鄉人皆好之章

其不善者惡之

高麗本之下有也字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

釋文出偲偲云本又作悵

兄弟怡怡

皇本高麗本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案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兄弟怡怡如也又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與皇本合

善人教民七年章

包曰

筆解無此二字

卽就也戎兵也

皇本作卽戎就兵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四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有道當食祿也邦無道穀

恥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爲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

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辱及仁德也

憲謂弟子原憲問於夫子曰人之行何爲可恥

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孔子答言邦

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者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

矣乎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行四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爲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
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
粒稷后稷也名弃周之始祖播種百穀皆以身親稼穡故曰
禹稷躬稼也禹受舜禪稷及后世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
有天下也夫子不荅者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
荅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
人者以其賤寡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
若此人尚德哉若此人也○注孔曰適南宮敬叔魯孟僖子
正義曰此卽南宮縚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是也○注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敬叔魯孟僖子
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
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
羿諸侯名杜注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
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
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十日
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
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
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云纂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
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杜注云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
之因其室而生羿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伯明氏之
后寒浞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伯明氏之
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
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是也澆卽羿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云羿多力能陸地
行舟者也以此文云羿濫舟濫訓推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
而行之也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
少康焉爲仍牧正其心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
之苞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
艾謀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是也過澆國戈豷
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
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
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
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澆方始滅浞而自立少康計大康失
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注

馬曰至荅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摠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紂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為王也。云適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以已比於禹稷。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故不荅其言也。

小人而仁者也。子曰雖曰君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是不仁也。小

忠焉能勿誨乎。子曰言人有所愛必欲誨之。疏子曰愛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子曰言人有所愛必欲誨之。有矣夫未有小人而

為命禪謀草創之。子曰禪謀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辭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

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疏子曰至色之

迹。鄭國大夫之善也。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者。禪謀鄭大夫

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

命之辭。則使禪謀適草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討論之。世叔即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注馬曰至敗事。
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
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問之事則
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
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孔曰惠愛也。子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
產古之遺愛也。子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
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
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也。問子西
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
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
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言者此答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

伯氏鄭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
其管仲當理故也。注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詁文
云子產古之遺愛也。杜注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注為
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注為
日至于西。正義曰云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代襄瓦為令
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代襄瓦為令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
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子曰貧而無怨
伊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子曰貧而無怨
難富而無驕易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
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
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子
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疏
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
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
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

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爲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公綽

之不欲馬曰孟卞莊子之勇周曰卞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見危授

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

也平生疏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

猶少時疏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

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者此答成人之行也必也知如武

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

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者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

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爲成人矣者此今之成人行也見財利思合義然後取之見

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

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爲

成人也。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

三年左氏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

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

文子衛大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

疏子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衛大夫公孫拔之德行

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人不厭棄其言可樂而後笑不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也故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美之也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技文諡○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按技生朱爲公叔氏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臧武仲以

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

疏 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防武仲故邑爲後獨立後也武仲據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

雖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注孔曰至要君○正義曰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公彌卽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錫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荀立錫請離臧氏孟孫卒遂立錫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納請遂立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文言使甲後已但慮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爲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祀無廢二勲者二勲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正義曰齊桓公之貢

還入問昭王南征不譎也

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譎正義曰此章論二霸之事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不正也

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責苞茅之貢

不入問昭王南征不譎也正義曰齊桓公之貢

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

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

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

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

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萬眾入京師以臨天子則諸

有篡奪之說然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諸

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疆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

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

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

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

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

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獵于河陽言天

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

注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

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傳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

貢苞茅不入主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是也杜注云苞茅束也茅菁茅也束而灌之以

酒爲縮酒尚書包匭菁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

巡狩涉漢水而包匭菁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

案禹貢荊州包匭菁茅之爲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

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茅鄭云茅鄭字或爲菹讀

爲縮菹也周禮甸師祭社共蕭茅鄭云蕭茅或爲菹讀

縮菹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

爲一特令荊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

為異水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
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子路曰桓
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公殺公子糾召勿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曰齊襄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
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
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

誰如管仲之仁

疏行也子路至其仁。正義曰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

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言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義安皆
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言之者

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

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

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注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莒皆莊八

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庶

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莊八年冬十有一

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出奔魯者亦莊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

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賣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子

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馬曰匡正也天

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為不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

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

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

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疏曰此章亦論管仲之

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

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

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

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

能致死復為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說管

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

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於今

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

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中國皆為夷狄故云吾

其被髮左衽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諒信也匹夫匹婦謂庶

人也無別妾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創業豈

肯若庶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

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

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

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義曰云匡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

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

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

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

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公

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曰大夫

僕本文子

家臣薦之使與己並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曰言行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如是可謚

文疏

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者諸於

也大夫僕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聞其行如是故稱之曰可以謚為文矣以謚

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

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疏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

當其才何為當亡疏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

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為而

國不亡乎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有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

才何為子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馬曰作慙也

言之不慙積其疏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正義

實者為之難疏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作

慙慙也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陳成子弑簡公孔

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

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告不可故復以疏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

此辭語之而止疏無道之事也陳成子弑簡公者春秋哀

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弑其君故齋戒沐浴而

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弑其君請討伐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君命往告三
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案左傳錄此
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
子彼云公曰予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
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
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文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可欺當能**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義曰
犯顏諫爭**疏**此章言事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
爭**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
德義也末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人徒**疏**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
能言之**疏**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
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己不能行是為
人也范晔云為人者馮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蘧**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曰伯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

言使得**疏**蘧伯至使乎。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

其人**疏**蘧伯至使乎。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蘧瑗之

夫子何為者夫子指蘧伯玉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

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

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

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況伯**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

疏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己不在此位則

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會子遂曰君子**子曰君子恥**

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其言而過其行

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

子自道也

疏

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

道有三我皆不能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者此其

三也。仁者樂天命內省不疚故不憂也。知者明於事故不

惑。勇者折衝禦侮故不懼。夫子言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曰

哉夫我則不暇

疏

子曰至不暇。正義曰此章抑子貢也。子貢方

人者謂比方人也。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方子曰賜

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輔

比方人怒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子曰不患人之不

已知患其不能也

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言不

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之無能。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疏

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

不可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

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

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

乎

疏

微生至疾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

化之。疏。微生之事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

乃爲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

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爲如是。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

與無乃爲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

也者孔子答言不敢爲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

子

子

子

子

鄭曰德者
調良之謂
疏
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

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亦宜然。

或曰至報德。正義曰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或曰以

德報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按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荅言若報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以恩德報德也。注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狄人皆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曰孔子不
用於世而不

下學而上達

孔曰下學人知我者其天
事上知天命

疏

子曰至天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自明其志也。子曰莫我知也夫者。

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子言故問何爲莫知已。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也。合其德者，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公伯寮愬子路於季

子服景伯以告

孔曰魯大夫子服曰何忌也告告孔子

孔曰季孫信
讒恚子路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

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
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旣刑陳其尸曰肆子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公伯寮愬子

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罪而譖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注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子曰賢者辟世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子曰作者七人矣包

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注孔曰色斯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文也○注包曰至接輿○正義曰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蕢丈人三石門晨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曰言世不可為而強為之疏言也子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記隱者晨門之

名也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闔人也自從也奚何時子路宿於石門夙興為門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闔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東西疆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遯辟世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已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末之難矣疏曰此章記隱者荷蕢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擔揭也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經過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擊磬之

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者既已也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蕢者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察其磬聲已而言曰可鄙賤哉硜硜乎無人知已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衛風匏有苦葉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已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者孔子聞荷蕢者譏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末無也言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無難也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憂苦也注包曰至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也孫炎曰揭衣褰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馬曰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疏子張至三年。正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者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荅言何必獨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注孔曰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注孔曰至聽政○正義曰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案周禮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

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預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于廐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比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識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拊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也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

疏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子路問君

子曰曰脩己以敬其身曰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

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曰病猶難也**疏**子

問君子至病諸○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路問於孔

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己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病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此脩己以安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況君子乎

待孔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脚脛**疏**原壤夷俟至

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禮故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不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敬則為賊害以杖叩其脛者叩擊也脛脚脛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注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者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說文云踞

蹲也蹲卽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闕黨童子將命馬曰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之童子將命者傳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賓主之語出入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

也求益也闕黨至者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

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

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答或人言此

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童子隅坐

無位成人乃有位今吾見此童子其居於成人之位禮父之

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

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論語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閩本北監本連下克伐怨欲爲一章與此

當食祿

皇本作當食其祿也

君無道而在其朝

釋文出在朝云本今作在其朝

四者行之難

皇本作此四者行之難者又史記弟子傳集

左傳僖元年

案元年當作九各本並誤今正

邦有道章

危行言孫

皇本孫作遜注同釋文出言孫云音遜說見前

有德者必有言章

德不可以億中

皇本億作憶說詳先進篇柴也愚章

南宮适章

南宮适

釋文出宮适云本又作括唐石經避德宗諱适作适

羿善射

說文引羿作彗案汗簡載羿之古文爲𦏧云出古尚書研卽彗之變體蓋古論則作彗也

有窮國之君

皇本無國字君下有也字

稷播百穀

皇本播下有殖字

及后世

閩本北監本毛本后作後案經傳多借后爲後

堯時十日竝生

浦鏜云出誤生

羿焉殫日烏解羽

閩本北監本烏誤鳥非也

因夏民以伐夏政

毛本伐作代伐字誤也今正

淫於失國

閩本北監本同案皆誤也於當作放

夷羿牧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牧作收是也

其心澆能戒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其心二字并作其案作其是也

爲之苞正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苞作庖案苞字誤也

以牧畀眾

閩本同毛本牧畀作收夏案所改是也北監本夏亦誤畀

反少康紹國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及字不誤

武王誅討

補北監本毛本討作紂案紂字是也

爲命章

稗譌草創之

高麗本稗作鼻羣經音辨一少部鼻譌鄭人也引鄭康成曰鼻譌草創之釋文出草創云依說

文此是創彘字創制之字當作翫案後漢書皇后紀下鼻整注引風俗通義云鼻氏鄭大夫鼻譌之後是古本作鼻也又

漢書古今人表作鼻湛湛譙古字通草創乃艸棚二字之假借。按依說文當作鼻湛說詳左傳注疏按勘記

則使乘車以適野釋文出乘以云本今作乘車以

行人子羽脩飾之皇本脩作修案後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及脩文德脩廢官此章脩飾之並從多作修此外如德之不脩脩愚辨惑仍同今本作脩體例不能盡一。案脩訓脯修訓治經傳假脩爲修治字

此章迹鄭國大夫之善也案迹當作述各本皆誤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今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知上有能字於下有其字

且使多爲辭令本且誤且今正

及時聘閒問之事閩本北監本毛本問問作會同案會同已見上文依此作問問爲是

或問子產章

猶詩言所謂伊人皇本此注作鄭元曰

飯疏食皇本高麗本疏作蔬注同釋文出蔬字云本今作疏

代囊瓦爲令尹閩本北監本代誤伐毛本代作楚

貧而無怨難章

富而無驕易考文古本此下有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二十三字注各本俱無

孟公綽章

孟公綽釋文出公綽云本又作綽案說文綽或省作綽又汗簡云綽見古論語是魯論作綽古論作綽也。按據汗簡改非也當云本又作卓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高麗本夫下有也字

故憂

北監本毛本憂作優案此寫者誤脫人旁也今正

皆晉卿所食菜邑名也

北監本毛本菜作采說見前

子路問成人章

若臧武仲之知

皇本知作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衛大夫公孫枝

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入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衛獻

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卅本亦作拔因學紀聞六云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譌。案此疏中作枝尤誤

人不厭其言

皇本高麗本言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下並同

臧武仲以防章

紇非能害也

皇本能作敢

防於臧紇

北監本毛本防作訪是也閩本亦誤

籍除於臧氏

北監本毛本籍作藉是也閩本亦誤

紇非敢害也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敢作能

此下皆彼傳又

案又當作文各本皆不誤今正

苟守先祖

北監本毛本祖作祀祖字誤也今正

晉文公謫而不正章

天王狩於河陽

皇本於作子釋文出狩字云本亦作守

責苞茅之貢不入

皇本北監本毛本苞作包疏同案五經文字云包裏也經典或借苞字爲之

將數千萬眾

浦鏜云十誤千

充位出奔

北監本毛本充作棄案棄字是也。今正

因加謂諭

浦鏜云諷誤謂

天王狩于河陽

各本狩下衍獵字

責苞茅之貢不及

及當作入今正

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左氏僖四年傳地下有也字

主祭不共

主當作王

舡壞而溺

補北監本毛本舡作船下膠舡同

縮滲也

周禮甸師注作浚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殺襄公

釋文出殺襄云本今作弑考文所載足利本作弑與釋文合。按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注

述其實也則當作殺

謂衣安之會也

北監本毛本安作裳安字誤

諸夏義安

北監本毛本義作义案义字是也閩本亦誤

五年會首戴

北監本毛本戴誤止

小白傳

各本傳竝誤傳

子糾親也

閩本親誤親不成字

管夷吾治於高傒

案傒當作僎今正

管仲非仁者與章

爲不被髮左衽之惠

皇本爲作謂閩本北監本被衽誤被衽

吾其被髮左衽矣

閩本北監本毛本衽作衽。按說文作衽衽乃衽之俗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饌章

大夫饌

釋文出大夫饌云本又作撰案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饌大夫選古撰饌三字並通先進篇子路曾皙章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饌又漢書食貨志白撰史記平準書本作白選

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也

北監本毛本拔誤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皇本高麗本作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釋文出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云

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名當其才

補北監本毛本名作各案名字誤今訂正

其言之不怍章

則爲之也難

皇本作則其爲之難高麗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

作慙也

案作是怍之譌今正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成子弑簡公

皇本高麗本弑作殺下同釋文出弑簡云本亦作殺同音弑下同

成子

本子誤了今訂正皇本成上有陳字

故先齊

閩本北監本毛本齊作齋釋文出先齊齊必沐浴云亦作齋是正字

齋必沐浴

案沐浴當作沐疏誤同皇本齋作齊

告夫三子

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下句同

之三子告

皇本高麗本三上亦有二字釋文出之三子告云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案釋文惟於此句云本或

作二三子告且云非也皇本高麗本於上兩句並有二字據皇疏云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又云三子告孔子曰又云三子既告孔子云俱無二字今有二字者甚誤

不敢不告也

皇本無也字

齊人弑其君壬是也

本壬誤王閩本同今正

告夫三子者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脫者字

此云沐浴而朝

本浴誤洛今正

予告季孫

北監本毛本予作于

故專無文也

北監本專作傳案傳字是也閩本亦誤

君子上達章

未為下

北監本毛本未作未是也閩本亦誤

不在其位章

皇本閩本北監本合下曾子曰君子思

為一章案邢疏云曾子遂曰明出一遂字則毛本別為一章非是○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論語憲問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疏以此二句與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合為一章蓋曾子引易以證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集注因泰伯篇有此文注為重出而以曾子曰自為一章誤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

其行者亦作之字答問云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子貢方人章

子貢方人

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

勝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按皇本高麗本皆非也

而子貢輔比方人

補北監本毛本輔作務案務字是也

不逆詐章

或時反怨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釋文出反怨云本或作寃

言先覺人者是

者是下九字模糊下接所以非賢者闕本是作具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本亦

作具下十字空闕

不信之人為之億度

度下五字模糊下接人故先覺者闕本之人下十字實闕北監本毛

本十字空闕

微生畎謂孔子曰章

微生畎

唐石經畎作畎皇本北監本作畎闕本作畎案五經文字云畎畎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釋文出丘何云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今作丘何為是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

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對字

包曰疾世固陋

闕本北監本毛本疾作病又北監本包誤色案邢疏各本並作疾疾字不誤

驥不稱其力章

馬尚如定

北監本毛本定作是案定是形近之譌

或曰以德報怨章

何以報德 本德誤之今改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說文引作公伯寮案作寮俗省也

愬讀也 北監本毛本讚作譖案讚字誤也

於公伯寮 皇本高麗本寮下有也字

案左傳哀十二年 按十二乃十三之誤

秋官卿士職云協日刑殺 案卿當作卿各本皆誤闕本日誤曰

賢者辟世章 各本竝合下子曰作者七人矣為一章朱子集注本別為一章

賢者辟世 皇本高麗本辟作避是正字下皆同

世主莫得而臣 皇本作世主莫得而匡之也

荷蕢 釋文出荷蕢本又作何音同案漢書古今人表正作何蕢。按何荷正俗字

子路宿於石門章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皇本高麗本重石門二字注為之下有也字

闢人也 釋文出闢人云本或作昏同案周禮天官序官闢人注闢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故字亦可省作昏

為門人所問 補北監本毛本門人作闢人案門字誤也

子擊磬於衛章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皇本高麗本氏作子。按說文引蕢作與據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 說文硜古文磬九經古義云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

字今禮記作磬。按硜本古文磬字段玉裁云後以硜為堅確之意是所謂古今字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各本上雨已字竝誤作已案養新錄云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已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經經者徒信已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經經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已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已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已說矣

契憂苦也

今小雅大東傳作契契

衣涉濡輝也

案輝當作輝輝字誤也閩本北監本作揮亦誤

子張曰書云章

山預曰冢

補北監本毛本預作頂案頂字是也

始服齊斬

今晉書禮志中服作同

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

晉志陰作闇下同

書傳之說既多

晉志作先儒舊說往往亦見

預又作議曰

閩本北監本毛本又誤亦

既葬除喪而宴樂

毛本喪作服晉志同

比亦天子喪事

補北監本比作此案比字誤

不言喪服三年

晉志作服喪

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

晉志早上有已字則作明是也

堯崩

晉志崩作喪

寢苦枕由

案苦當作苦由當作由皆形近之譌

拊祭於廟

案拊當作拊拊字非也閩本作拊亦誤

原壤夷俟章

幼而不孫弟

皇本孫弟作遜悌說見前

長而無述焉

釋文出長無云丁丈反是陸氏所據本無而字

是為賊

皇本賊下有也字

不脩禮敬

北監本毛本敬作敎案敎字是也

闕黨童子章

闕黨童子將命

皇本高麗本命下有矣字

今吾見此童子

本今誤令。今正

論語注疏校勘記

卷十四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疏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為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云梲斷木為四足而已嶽之言蹶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梲豆殷王周獻豆鄭注云梲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梲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疏章記孔子既於陳也明日遂行者既答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

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豈亦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為非○注孔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子曰賜也女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曰然謂多非與孔

問今日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

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

眾善舉矣故不待疏子路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

多學而一知之疏有統也子曰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

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為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

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然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

非與者子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

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

多學一以知之○注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

疏十五

二

曰周易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

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慍見故謂之

德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疏**子曰無為而治

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

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王者以罕能及故

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

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注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

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

哉言不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

張書諸紳孔曰紳**疏**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

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答言必當

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

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與是車與也

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

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

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注鄭曰至

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

注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

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

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綬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遊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
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

直哉中魚

孔曰衛大夫史鰌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疏至懷

之。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鰌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
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
行也矢箭也史鰌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
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
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知不與
時政亦常柔順不忤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
校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言也惟知者明於事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

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疏子曰志士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
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
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疏子貢至仁

曰此章明為仁之法也子貢問為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
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為仁先為
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為之事當先脩利所用之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

曰行夏之時

據見萬物之生以爲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乘殷之輅

殷馬
車曰

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腹足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

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

倭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疏

顏淵至人

始。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爲邦者爲猶之治。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荅以爲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辨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注亂危殆。故使放遠之。注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

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
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
以五采繅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
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
十有三采繅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
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
采玉其旒又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冕也以其後高前
下有倪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先於驕矜欲令位
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黻纁塞耳
不任視聽者黻纁黃縣也案今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
子以黻纁諸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黻纁塞耳欲使無爲
清靜以化其民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
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
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
彌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好色而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好德也

賢而不與立也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
疏
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
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
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注柳下惠展禽
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
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
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諡莊
子云柳下季者季是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矣
孔曰責己厚責人
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則遠怨矣。正義曰此章

戒人責己也躬身也言凡事自責
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曰
言不曰如之何者猶
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
疏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
未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
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柰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柰是何末無也若曰柰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柰

何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疏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知難矣哉言終無成疏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

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

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

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疏子曰君子義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

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疏子曰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

已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已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

不知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疏子曰

已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

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子曰君

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疏子曰君子求

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己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眾疏子曰君

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

而不爭羣君子雖眾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疏子曰君

子曰不以言舉人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疏子曰君

子曰不以言舉人王曰不可以無疏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恕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疏

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疏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疏

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

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疏

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爲衆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

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注王曰或衆阿黨比

周。正義曰此解衆好之也謂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疏

子曰人能弘道非

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者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饒饒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

疏

子曰君子謀道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假謀於食饒饒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饉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饒學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

敬從

其上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疏

子曰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勤之不以禮未善也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曰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飫而己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故民所仰而生者仁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疏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人蹈仁未嘗殺人

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蹈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讓於師疏曰當仁

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子曰君子貞而不

而不諒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疏曰君子貞而不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

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傲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
州是免傲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注云傳言子
產貞而不諒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
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注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子曰有教

無類。馬曰言人所在。疏。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

所在見教無有種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疏。子曰道

相為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

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子

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疏。子曰辭

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也。師冕見。孔曰師樂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

相導。疏。師冕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

也。疏。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

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

子見賢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

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

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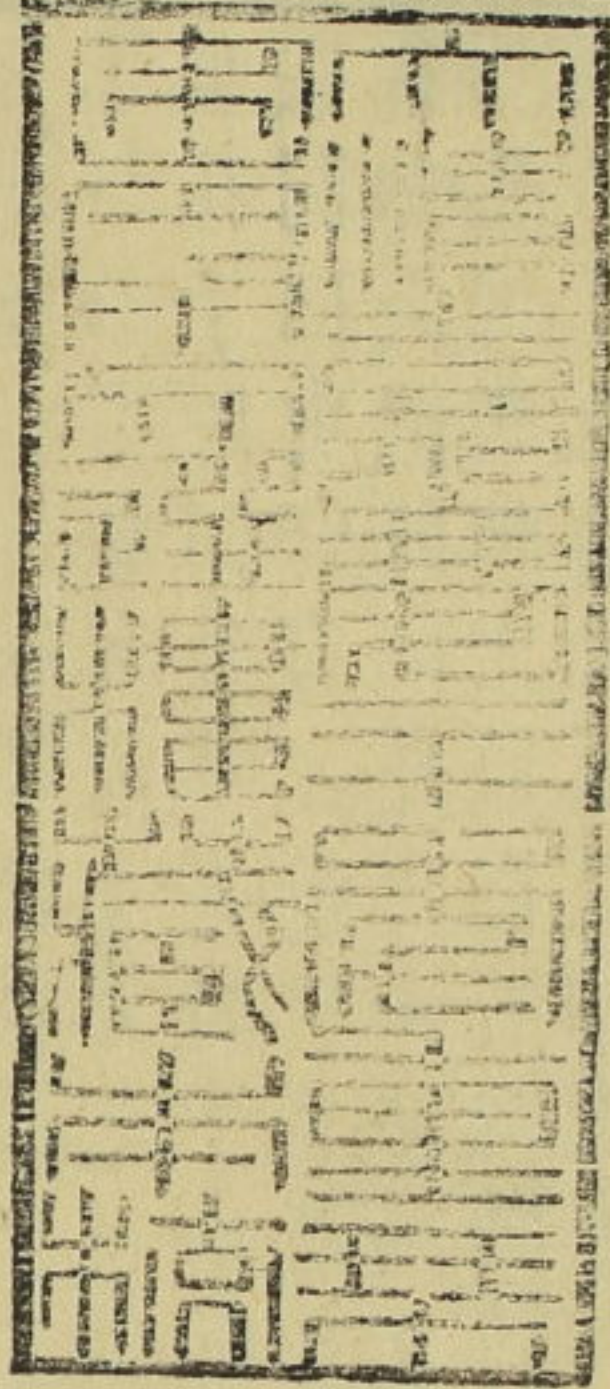
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

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

然答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衛靈公第十五

去亂就治

北監本去誤云毛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今訂正

皆有恥且格之事

本且誤目今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出問陣云直刃反注同本今作陳案陣為陳之俗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

太公六韜有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義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軍旅末事

本末誤未下末事同。今正

不可教以末事

皇本不上有則字事下有也字闕本北監本毛本教以作以教案筆解亦作教以與

邢疏合作以教者非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

北監本毛本大作太

明日遂行章

朱子集注本合上為一章

在陳絕糧

皇本糧作根釋文出絕糧云音根鄭本作根音張糧也。案糧正字根根皆俗字

孔子去衛如曹

毛本去衛二字空闕

宋遭匡人之難

皇本無宋字

君子亦有窮乎

高麗本無有字

小人窮斯濫矣

說文引濫作盪案九經字樣云盪今經典相承作濫

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

本阨誤路今正

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

本如誤好今正

子曰至之食

案之是乏字上畫板損今補正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問今不然

皇本然下有也字闕本北監本毛本問作謂

此章言善道有統也

本此誤一今正

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

本夫誤天今正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案釋文云參所金反包注云參然在目前是古讀如

森不讀如

如驂甚誤驂字當作參與曾子名同今作參隸之變體竟讀

夫然後行

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在輿則若倚車輓

皇本車作衡輓下有也字釋文出輓字云本今作輓

玉藻說帶云

本玉誤王下同今並訂正

朱裏於辟

北監本毛本於作終案終字是也閩本亦誤今正

并紉約用組三寸

補北監本毛本紉作組案紐字是也

紳居二焉

禮記玉藻二作一

直哉史魚章

則可卷而懷之

唐石經之作也案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亦作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者

北監本懷誤愼不成字毛本懷之二字空闕

則韜光晦知

北監本毛本知作迹

不與時政

閩本北監本毛本無時字

亦常柔順

閩本北監本毛本亦上有故字

不忤逆校人

補北監本校作於

可與言而不與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言

閩本北監本毛本不與下有之字朱子集注本亦有之字案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岳珂本俱無之字疏述經文本無之字則無之字是

亦不失言

皇本有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十字注各本並無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

唐石經仁作人案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俱引作人與唐石經合

然皇疏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則字當作仁又此本正義述經文亦作仁字

子貢問爲仁章

友其士之仁者

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注爲助下同

將荅問仁

本問誤爲今正

乘殷之輅

釋文出之輅云音路本亦作路是假借字

不任視聽

本視誤劉今正

木輅也

本木誤未今正

巾車掌王之曰路

案曰當作五閩本北監本毛本之五並誤車曰

王在焉曰路

本玉誤玉今正

○正義曰

本正誤玉今正

周之禮文而備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據注文有而字是

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

本馬誤焉今正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

本白玉誤曰王下玉十有二玉七又玉名誤同今正

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

按輿服志作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

卿大夫黑玉珠五旒

按輿服志作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

先於驕矜

北監本毛本先作失

案今禮圖

本今誤令今正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本思誤惡今正

已矣乎章

已矣乎 皇本無乎字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賢而不舉是為切位 皇本知下有其字無是字切作竊按此寫者省竊作窃遂譌為切今訂正

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 浦鏗云惠當衍字

不曰如之何章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本末誤未今正

好行小慧 皇本慧作惠注同釋文出行小慧云音惠小才知魯讀慧為惠今從古案古多假惠為慧如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者共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是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君子義以為質 釋文出為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案文義君子字不當有孝經三才章疏引办無君子字經義雜記云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曰義以為質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病無能焉章

包曰君子之人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矜而不爭章

義之與比也 本比誤此今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取其善節也 北監本取誤孰不成字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勿施於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

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

皇本所作可

馬曰三代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矣夫

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作已案宋石經作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岳珂本

亦作矣今集注本作已非

巧言亂德章

則亂大謀

高麗本無則字

巧言亂德

本巧誤則今正

眾惡之章

王曰敝或阿黨比周

北監本毛本作或敝是也

頑嚚不友

補北監本嚚作嚚是也

人能宏道章

非道宏人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王曰才大者

皇本才作材下同又注首無王曰二字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憂道不憂貧高麗本貧下有也字

故不假謀於食北監本毛本假作暇

君子不可小知章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皇本高麗本無王曰二字

君子貞而不諒章

日君以夫公孫段本段誤段下同今正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按皇疏云國家之事知無不爲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勲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蜀石經作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也

敬其職事毛本其作共浦鍾云共疑衍不知其爲誤字也

辭達而已矣章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高麗本無孔曰字皇本實下有足也二字

師冕見章

及席高麗本席下有也字案文義不當有也字各本俱無

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皇本坐作座字下有及字處下有也字

卷十五終

